

# 樊榭山房續集卷第四

## 詩丁

同方西疇閔玉井陸淳川自紗帽洲江行至青山作〔二〕

萬頃琉璃一色鋪，天教晴意上殘蘆〔三〕。乾坤雙眼人將老，風景千年世不殊〔三〕。建業水從全楚下〔四〕，佛狸祠近暮山孤〔五〕。明朝期我蕭齋寺，還有金焦腳力無〔六〕？予於庚戌晚秋游京口三山，已十四年矣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甘泉縣續志：閔華字玉井。少不習舉子業，刻意爲詩，時讓圃及小玲瓏山館詩社方盛，杭太史董浦主安定書院，詩酒高會，華每與吟唱酬答。奉母孝，諸名士以時稱觴上壽，陶然至樂。多識鄉邦故事，每見詩篇，不屑屑塗澤爲工也。揚州畫舫錄：陸鍾輝字南圻，又字淳川，號環溪，歙縣人。官員外郎，出爲南陽司馬。揚州府志：沙漫洲與北新洲相連，又名紗帽洲。其東爲漁灣，北岸有鐵鶴子，相傳爲鎮水物。陸師儀真志：青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，其南臨江，山色常青。維揚志：青山在儀徵縣西二十五里七都，高三十丈，周一十三里。其南臨江，山色常青，因以

名焉。

〔二〕郝經陵川集雁媒詩：曉霧帶殘蘆。

〔三〕世說言語篇：過江諸人，每至暇日，輒相邀出新亭，藉卉

飲宴。周侯顛在坐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河之異！」

〔四〕輿地紀勝：建康府，禹貢揚州之域。楚置金陵邑，

秦改曰秣陵，漢改爲丹陽郡。吳帝自丹陽徙此，因改爲建業，遂定都焉。

墨莊漫錄：由東晉至梁、陳，皆以建業爲

揚州。晉書五行志：寧飲建鄴水，不食武昌魚。

元詩選黃潛送人歸豫章詩：建業水清誰共飲？

孟浩然送席大

詩：江山歷全楚。

〔五〕陸游入蜀記：過瓜步山，山蜿蜒蟠伏，臨江起小峯頗巉峻，絕頂有元魏太武廟，廟前大木

可三百年，一井已智，傳以爲太武所鑿，不可知也。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，建康戒嚴，太武鑿瓜步

山爲蟠道，於其上設檀廬，大會羣臣，疑卽此地。王文公詩所謂「叢祠瓜步認前朝」是也。梅聖俞題廟云：「魏武敗亡

歸，孤軍駐山頂。」按太武初未嘗敗，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。

揚州府志：佛狸祠在瓜洲城。南史：宋文帝元嘉二

十七年十二月，魏太武帝率衆至瓜步，聲欲渡江；其明年正月，退歸。佛狸者，太武小字也，因以名祠。

〔六〕范

成大宿義林院詩：明朝窮腳力。

### 泊龍潭聯句

渡江已一舍，鷗入港逢三叉。樹隱塔突兀，玉井閔華，帆轉山谿訝〔二〕。鷺影過秋水，鷗聲隔蘆花。斜陽半峯色，小泊依人家。

#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集韻：谿，谷中大空貌。或從「山」，亦作「谿」。

## 宿攝山渡

沿流望繖山〔一〕，亭亭行艫首〔二〕。疎雲羃其巔，零落古渡口。清月出復翳〔三〕，風燈照  
衰柳〔四〕。平生江乘夢〔五〕，三歎未曾有。人語潮生時〔六〕，雞鳴霜落否？輾轉候天明，披烟  
借勝耦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攝山志：攝山在江寧府東北，山多藥草，可以攝生，故名攝山。又以重巖如繖，名繖山。〔二〕李善文選注：說文曰，艫，船頭也。〔三〕韓愈山石詩：清月出嶺光入扉。〔四〕袁桷詩：別盡風檐一寸燈。〔五〕攝山志：攝山有水注江乘浦入攝湖，即秦始皇所從渡江者。古江乘縣去攝山三里許，今尚有居民數百家，殘垣廢郭，歷歷可指。記云，大江從縣西二百二十里與和州烏江及揚州六合並，分中流爲界，西引蜀漢，南下交廣，東會滄海，北達淮、泗，大禹疏鑿之跡，無不通焉。魏文帝出廣陵，望長江曰：「嗟乎！此天所以限南北也。」錢坫新葑注地里志：江乘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六十里。括地志：故城在今句容縣北六十里。〔六〕盧綸晚次鄂州詩：賈客晝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

## 游攝山棲霞寺留止三宿得詩三首〔一〕

諸峯圍圓天〔二〕，青蒼不容罅。廣塗入香門〔三〕，正殿儼雲架〔四〕。有懷明徵君，高躅久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代謝〔五〕。山靈收積雨，松風本無價〔六〕。東嶺鳥道通〔七〕，一一嵌精舍〔八〕。澗泉杖底鳴〔九〕，苔龕石面亞〔一〇〕。遐哉齊帝子〔一一〕，佛事壯堪詫〔一二〕。維時秋冬交，黃葉滿衣下。似曾識前生，肯負雙不借〔一三〕？

【注釋】

- 〔一〕攝山志：棲霞寺，寺為南齊永明七年處士明僧紹捨宅，延法度禪師居之。唐高祖敕改功德寺，高宗改隱居棲霞寺，武宗會昌中廢，宣宗大中五年重建，改妙因寺。宋太平興國五年，改普雲寺，景德五年，改棲霞禪寺，元祐八年，改賜嚴因崇報禪院，又改景德棲霞寺。洪武二十五年，仍賜額棲霞寺。至國朝，于順治五年，邑紳陳公旻昭、劉公覺岸、鄧公元昭等，請天界覺浪老人主席，復為修葺。南史明僧紹傳：住江乘攝山。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，往候定林寺，高帝欲出見之，僧遠問僧紹曰：「天子若來，居士若為相對？」僧紹曰：「山藪之人，正當鑿坏以遁；若不獲命，便當依戴公故事。」既而遁還攝山，建棲霞寺以居之。〔二〕淮南子覽冥訓：背方州，抱圓天。〔三〕樂府詩集謝靈運會吟行：飛燕躍廣塗。喻鳧游雲際寺詩：香門絕頂開。〔四〕葛寅亮金陵梵刹志：棲霞寺正佛殿五楹。唐詩紀事王綖登越王樓見喬公詩偶題云：雲架重樓出郡城。〔五〕全唐詩齊己題東林十八賢真堂詩：何人到此思高躅？〔六〕釋靈一棲霞寺夜坐詩：松風靜復起。〔七〕劉長卿送喬判官赴福州詩：王程鳥道通。〔八〕高僧傳：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，以處摩騰，即白馬寺也。〔九〕全唐詩錄楊巨源觀打毬有作詩：杖底纖塵不敢生。〔一〇〕全唐詩齊己送玉泉道者回山寺詩：苔龕續夜燈。〔一一〕攝山志：文惠太子、豫章文獻王、竟陵文宣王、田奐及江夏王、宋霍姬等，依巖高下深廣，就石為像，共成十尊。〔一二〕韓愈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詩：佛事煥且儼。〔一三〕五總志：不借，草履也。謂其易辦，人人自有，不待假借，故名。

初爲棲霞宿，孤月似留客。裴回出東峯〔一〕，已覺林際白。共坐疎松陰，滿地橫畫格。山深風早寒，諸天去咫尺。倚杖聞微鐘，瘦影寫巖石。默數清境最，迴與下界隔〔二〕。長嘯猿鳥驚，今夕是何夕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徐鉉許氏說文注：臣鉉等按漢書，「裴回」用此，今俗作「徘徊」，非是。

攝山志：又東有峯突兀，仄徑巉巖，僅通

杖履，劉長卿有東峯尋明徵君詩，卽此。

〔二〕全唐詩錄權德輿與沈十九拾遺同游棲霞寺上方夜于亮上人院會宿

詩：下界誠可悲。

朝光蔽深竹〔一〕，陰生西谷西〔二〕。細路僅一線，旁有百尺谿。岌岌石相倚，其色蒼而驚。歲晏水脈斷〔三〕，不見下飲霓〔四〕。高巖蘚蝕字〔五〕，漫滅二徐題〔六〕。誰爲噉名者〔七〕，更鑿青雲梯〔八〕？取道中峯半，俯視衆岫低〔九〕。峯腋松雨來〔一〇〕，江光忽淒迷。詎敢惜霑溼，明晦態不齊。策勛木上座〔一一〕，絕險相提攜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全唐詩錄權德輿與沈十九拾遺同游棲霞寺上方夜于亮上人院會宿詩：待月出深竹。

〔二〕攝山志吳世杰游

棲霞記：山有東西峯。

〔三〕文苑英華武少儀王處士鑿山引泉記：幽尋水中脈。

〔四〕埤雅：嘗有人見夕虹下

澗中飲者，虹兩頭皆垂澗中。

〔五〕金陵梵刹志：古碑剝落苔蘚間，字蝕其半。

〔六〕陸游南唐書徐鉉傳：與

兄鉉俱在近侍，號「二徐」。

〔七〕世說排調篇：右軍指簡文語孫興公曰：「此噉名客！」

〔八〕文選謝靈運登石

門最高頂詩：惜無同懷客，共登青雲梯。

〔九〕攝山志：中峯又東，始陟絕頂，四顧諸山，峯巒聳翠，巖壑窈窕。嶺

有五色土石，鮮蓄草木。有澗道不甚盈溢，每霖雨即為洪流，奔入于江。而長江西來，三面環繞，瑩如縞練，帆檣縹

緜，往來絡繹，丘隴藪澤，歷歷可數，亦東南重鎮也。金陵梵刹志：上至中峯頂，下視大江，曳若縞練。幽深隱奧

者，忽焉而閱覽八荒矣。〔一〇〕全唐詩齊己題明公房詩：瓦滴殘松雨。〔一一〕表異錄：慧日至夾山，山問「與甚

麼人同行？」云：「有箇木上座。」蓋謂杖也。

### 攝山雜詠十二首

明徵君碑〔一〕唐高宗御撰，相王府侍書高正臣奉敕書。

居士八辭徵〔二〕，異代動帝王。侍書筆有神〔三〕，磊落載天章。商略拓翠墨〔四〕，用實歸時裝。

#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攝山志：露書云，棲霞寺明徵君碑，唐高宗御製，上元三年，歲在丙子立。今綱目「丙子」作「儀鳳元年」，本年改

元也。宋亡名氏寶刻類編：攝山明徵君碑，高宗撰，高正臣行書，王知敬篆額，上元三年四月立。朱彝尊曝書亭

集唐明徵君碑跋：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，其文唐高宗御撰，書之者高正臣也。碑立于上元三年。徵君者，蕭梁

處士山賓，寺其故宅。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，特為撰文，勒之于石。石至今猶完好。〔二〕葛寅亮金陵

梵刹志：馮時可再游攝山記略：僧紹以一布衣，耽情墳素，愛玩泉石，八辭召命，天子至形夢寐，欲就寺一見而不可得。彼豈務爲名高？獨有所耦，則衆有所崎，天下會心，寧過文章山水乎？  
〔三〕孔帖：褚遂良工隸楷，太宗嘗歎曰：「虞世南死，無與論書者。」魏徵白見遂良，帝令侍書。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，天下爭獻，然莫能質真偽，遂良獨論所出，無舛冒者。  
〔四〕蘇轍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詩：漸揉翠墨濡黃絹。

### 舍利塔 〔二〕

隋文遺浮圖，石函瘞雲嶠〔三〕。下鑄佛涅槃〔三〕，繪事願陸肖〔四〕。奈何完顏軍〔五〕，缺落付劫燒〔六〕。

#### 〔注釋〕

〔一〕攝山志：隋文帝時，詔送舍利天下，凡八十三州，分造石塔，蔣州棲霞寺其一也。塔以白石爲之，高數丈，凡五級，錐鑿天然，種種奇絕。前設導引二佛，各高丈許，亦以白石爲之。像貌衣履，謂有顧愷之筆法。棲霞小志：舍利塔在無量壽佛之右，自地至顛，共七級。今雖剝落，然想像當時製作之工，殆非今人所能及。先卽地登石爲基，基四圍有石楯欄環繞；塔之前，又鑿石爲迴渠，引品外泉爲流水，人稱爲「八功德水」。基上乃塔之座，座上一級，刻諸像如髮；又上一級則稍高，爲四金剛，間以四門石爲金鋪；又上則皆刻以諸佛，各柱之上，有諸佛及經咒等書，高不可辨。上懸以硃練，垂以鈴，今已斷絕。蓋經風雨之久，故石雖堅而裂墜者多。相傳此塔乃隋時所建，今其下猶有工匠姓名可考。  
〔二〕隋王劭舍利感應記：皇帝以仁孝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，本降生之日也。歲歲于此日深心永念，修營福善，追報父母之恩，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，將于海內諸州選高爽清淨三十處，各起舍



利塔。皇帝于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，自內而出，置于御座之案，與諸沙門燒香禮拜，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，救度一切衆生；及取金瓶琉璃各三十，以琉璃盛金瓶，置舍利于其內，薰陸香爲泥，塗其蓋而印之。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，入于銅函石函，一時起塔諸沙門，各以精意奉舍利而行。

嶠雪。

〔三〕李善文選注：妙法蓮華經，我法能離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。

〔四〕蘇軾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

圖：何年顧陸丹青手？王注：謝赫論江左畫，顧長康、陸探微，皆爲上品。

王士禛帶經堂集游攝山記：隋舍利塔接

引佛一軀，昔人謂有顧虎頭筆意。

〔五〕金陵梵刹志：宋靖康間，劉光世敗兀朮於黃天蕩，兀朮奔攝山，仍鑿河宵

遁。

〔六〕水經注：九疑山南有舜廟，前有石碑，文字缺落，不可復識。

三輔黃圖：武帝初開昆明池，得黑土，問

東方朔，朔曰：「西域人知。」乃問胡人，胡人曰：「劫燒之餘灰也。」

### 品外泉〔二〕

引杖試靈源〔三〕，暗笕通積霽〔三〕。仰出石蓮花〔四〕，珍池似阿耨〔五〕。我來爲品題，清

寒不可漱。

#### 【注釋】

〔二〕攝山志泉品云：攝山白乳泉、品外泉、珍珠泉。

〔三〕歐陽修六一居士外集天池詩：索源夜來吐。

〔三〕通

雅：承霽謂之笕。程大昌曰：說文，霽，屋水流也，堂中有天井處。智案：說文「屋水流也」，並無下語。天井乃院

中露處，解霽反支。老學菴筆記曰：臨江蕭氏，五代時，祖仕湖南，亡命匿人家霽槽中。江湖謂霽爲笕，世世祠笕頭

神。戴氏：笕一作「視」，古作「建」，建瓴是也。檀弓疏：承霽以木爲之，宮中以銅，用行水，俗呼「閣漏」。方言之

「馭」，即雷。儀禮：東雷門內雷。月令：祀中雷。注：古複穴開上取明溜雨，因名室之中庭爲中雷。左傳：士季三進及雷，杜佑皆引穴居爲說，迂矣。說文別之爲「窟」。智案：大堂接軒中有水窰，即中雷也。〔四〕王世貞游攝山棲霞寺記：千佛嶺石塔在圓池，一泉泓然滿其中，石蓮花蹙沸而起，僧雛咸資給焉，曰品外泉，茲泉陸羽所未品也。攝山志：明馮時可游攝山棲霞寺記：品外泉，石蓮中擎鑿爲泉眼，水引自下而滴自上，泠泠有韻可聽。〔五〕揚雄羽獵賦：相與集于靖冥之館，以臨珍池。服虔曰：珍池，山下之池。雲集編阿耨達池右繞圖序：西域記云：阿耨達池東面銀牛口流出，憐伽河繞池一匝，入東南海；南面金象口流出，信度河繞池一匝，入西南海；西面琉璃馬口流出，縛勤河繞池一匝，入西北海；北面頽眩師子口流出，徒多河繞池一匝，入東北海。南山宣律師方志云，阿耨達池，唐言無熱惱池也。

## 千佛嶺〔二〕

偃松列如幢〔三〕，層累得殊勝〔三〕。二分趾外垂〔四〕，僂僂上危磴〔五〕。初日照金容〔六〕，高下眩難定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二〕攝山志：再上至千佛嶺，重阜修巖，盤曲宛轉，齊文惠太子隨石勢大小，鑿佛像千餘，大者數丈，小者盈尺。

〔三〕古詩紀陰鏗行經古墓詩：偃松將古墓，年代埋當深。〔三〕法苑珠林：于其城中有殊勝殿，種種妙寶，具足莊嚴，映蔽天宮，故名殊勝。

〔四〕莊子：列禦寇爲伯昏瞀人射，引之盈貫，措杯水其肘上。伯昏瞀人曰：「是射之

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當與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臨百仞之泉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。」揖禦寇而進之，禦寇伏地汗流至踵。伯昏督人曰：「夫至人者，上闕青天，下潛黃泉，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。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，爾於中也殆矣夫！」

〔宋〕紀事 剛題南墩鋪詩：「天去頭三尺，崖垂足二分。」

〔唐〕詩 黃滔壺公山詩：「危磴千尋拔。」

〔六〕梁簡文帝 惟衛佛像銘：「灼灼金容，巍巍滿月。」

翠微菴〔二〕

霜風放嚴晴，墮葉雨無極。隔籬禮磬聲〔三〕，不改翠微色。揖客登僧樓，轉覺嵐陰逼。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攝山志：又南爲翠微菴，址卽古般若堂。

〔三〕顧況詩：遙向青峯禮磬聲。

中峯澗〔二〕

蔓壑一枝水〔三〕，遠自中峯吐。隔竹鳴佩環，絕憶柳州語〔三〕。僧房靜夜聞，月來風起處。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攝山志：轍山左右環拱，遠近相望，其間屹然卓立邈而南者，謂之中峯。少南爲千佛巖，下臨峻絕，松檜交蔭，誠奇觀也。右則層崖起伏如波瀾者，曰盪浪巖；下則平坂數畝，兩山相抱，舊傳爲棲霞觀故址；左則泉流縈帶，隱約

旁達者，曰中峯澗；間出一泓，流自石隙，其色正白者曰白乳泉。〔二〕陸龜蒙二遺詩序：東陽多名山，就中金華爲最。枝峯蔓壑，秀氣磅礴數百里，不啻神仙登臨。  
〔三〕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：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聞水聲如鳴佩環，心樂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見小潭，水猶清冽。

### 試茶亭〔二〕

言尋白乳泉〔三〕，臯盧未攜至〔三〕。不見試茶亭，空留試茶字〔四〕。猶勝徐十郎，山前設茶肆〔五〕。

#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攝山志：張怡茶贊序：試茶名亭，是桑苧翁手植也。又：明姜寶游攝山棲霞寺記：天開巖東爲白雲菴，菴之上  
有試茶亭。〔二〕攝山志：縹緲峯又轉至白雲菴，爲試茶亭，下有白乳泉，其迹已沒，水若沮洳然，無可質究。馮時可有游攝山棲霞寺記。景定建康志：白乳泉在攝山棲霞寺千佛嶺下，昔因人伐木，始見石壁上刻隸書六大字，曰「白乳泉試茶亭」，不知得名于何人。〔三〕廣州記：臯盧，茗之別名，葉大而澁，南人以爲飲。〔四〕盛時泰棲霞小志：自白雲菴而上數十步，有石壁大篆書六字，曰「試茶亭白乳泉」，今雖剝落，然猶隱隱可見。余與山僧捫蘿而視，謂此書當不讓滁州琅琊山中醉翁亭三字也。〔五〕攝山志：徐常侍鉉無子，其弟錯有後，居金陵攝山前，開茶肆，號徐十郎。有鉉、錯誥勅甚多，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，云「歸明人，僞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太子率更令」云云，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，銀青，存其階官也。人第知金陵近日始有茶坊，不知宋時已有之矣。王銍默記：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，歷左散騎常侍，貶靜難軍行軍司馬，而卒於邠州。鉉無子，其弟錯有後，居金陵攝山前，開茶肆，號徐十

郎，有鉉、錯告敕，備存甚多。僕常至金陵，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，其間多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，云「歸明人，僞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內史率更令」云云，知內史，江南宰相也，銀青，存其官階也。

般若臺〔二〕

精廬黃葉中〔三〕，間以修筠裏〔三〕。般若本非臺〔四〕，蒲團銷七箇〔五〕。乞我佛前燈〔六〕，中宵吉祥臥〔七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攝山志：般若臺，沙門慧光建立。歙處士王寅求四十二章經善本，謁諸名士書各一章，勒石四面以封，故名。

〔二〕一切經音義：精廬，即精舍是也。

〔三〕中州集鄭權竹林寺矮松詩：回抱修筠。

〔四〕攝山志：明汪道昆

棲霞般若堂記：棲霞寺故有般若臺，蓋智廣禪師所建，廢久矣。歙處士王寅爲沙門慧光畫策，復般若堂，堂中築說經臺，廣若干尋，高若干尺，求遺經善本，謁諸名士書各一章，勒石四面以封，如宋人法堂，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、法度禪師在焉。

〔五〕禪宗正脈：長慶慧稜禪師列參禪苑，後參靈雲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，雲曰：「驢字未去，馬事到來。」師如是往來雪峯、玄沙，二十年間，坐破七箇蒲團，不明此事。一日捲簾，忽然大悟，乃有頌曰：「也大差，也大

差，捲起簾來見天下，有人問我解何宗，拈起佛子劈口打。」杭州府志：長慶名慧稜，鹽官孫氏子，往來雪峯、玄沙二

十年，坐破七箇蒲團，不明此事。一日捲簾，忽然大悟，呈頌曰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，唯人自肯乃方親。昔時謬向途中

覓，今日看來火裏冰。」〔六〕中州集趙楓晚宿山寺詩：松門明月佛前燈。〔七〕洪芻老圃集題雲居寺詩：曲肱

聊寄吉祥臥。

天開巖〔二〕

絕徑上屢屨〔三〕，剗削無堅頑。一椽橫鳥下，南宗著色山〔三〕。高空指飛鳥，遠自蔣陵還〔四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攝山志：天開巖在中峯之右，石壁奇峭如截，中通一綫，灰境森沈，若天開然。下有大石，刻六朝人所書「醒石」二字。後爲迎賓石，禹碑在其陰。明少宰楊時喬、會稽石刻于此，徐鉉、徐錯、張稚圭等題名。又王世貞游攝山棲霞寺記：其直如截者，曰天開巖，中僅容杖履，雖不甚高而孤險齧足可畏。棲霞小志：西嶺上下，遠望若無路者，

近卽之，則亂石縱橫，中一大壁，上書天開巖三字，在石之傍，中開一路而上，卽其地。詳其題名之意，真有巨靈劈山之勢，不知爲誰人所書也。〔三〕爾雅釋山：峯者屢屨。疏：峯者，謂山巔之末，其峯巖屢屨然者也。

〔三〕通雅：畫分南北二宗，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，流爲宋之趙幹、趙伯駒、伯驢，以至馬遠、夏珪輩；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染，一變鈎研之法，傳爲張璪、荆浩、關仝、郭忠恕、董白、米家父子、元四大家。蘇軾王晉卿所藏著色山

詩：誰見將軍著色山？〔四〕藝文類聚山謙之丹陽記曰：京師南北，並有連嶺，而蔣山獨隆巖峻異，其形象龍，實

揚都之鎮也。孫權葬山南，因山爲名，號曰蔣陵。李壁王荆文公詩注：按吳大帝陵在蔣山南八里，丹陽記：蔣陵因

山爲名。

白鹿泉〔二〕泉上有明李言恭篆書三字。

澄泓浸山腹，天影露半珪。傳聞初開日，雪色飲伊尼〔三〕。誰知臨淮侯〔三〕，興與桑苧齊〔四〕？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攝山志：東爲白鹿泉，舊傳山中水澗，居民逐白鹿至此得泉。王士禛游攝山記：緣中峯澗東北行，試白鹿泉，泉上古篆，爲明臨淮侯李言恭書。棲霞小志：白鹿菴後石壁下有泉，大不盈尺許，本名白鹿。近時盱眙李環衛始隸書刻石于上以表之，而又擴其坎，泉上舊蒲海棠，條條有閒靜之趣。水自石縫中下穿入澗，注爲品外泉，經禪堂以出，蓋寺中之第一奇觀處也。而菴內外尤多梅花茶樹，可摘可烹云。

〔二〕杜甫詩：射殺林中雪色鹿。翻譯名義集：佛書謂鹿爲「伊尼」。

〔三〕堯山堂外紀：李言恭字惟寅，號秀巖，泗州人。隆萬間臨淮侯。

〔四〕唐書陸羽傳：自稱桑苧翁。

靳尙祠

楚臣佩葦菴〔一〕，林表曾現形。自受度師戒〔二〕，不食江魚腥〔三〕。我非離憂客〔四〕，坦步半山亭〔五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楚辭：蕢荼施以盈室兮。王逸注：蕢，蒺藜也；荼，王芻也；施，臬耳也。詩曰「楚楚者蕢」，又曰「終朝采荼」，三者皆惡草也，以喻讒佞盈滿也。「判獨離而不服」，判，別貌也。女嬃言，衆人皆佩蕢、荼、臬耳，爲讒佞之行，滿于朝廷，而獲富貴，汝獨服蘭蕙，守忠直，判然離別，不與衆同，故斥棄也。

〔二〕陳毅攝山志：攝山神相傳爲楚之靳尙。昔法度禪師居攝山，一日忽聞人馬鼓角聲，俄一人持刺通靳尙名。及至，甚都雅，言：「弟子主此山七百餘年，法師道德所歸，願受五戒。」度曰：「神人道殊，無容相屈，且檀越血食世祀，此最五戒所禁。」神曰：「若備門徒，輒先去殺。」乃辭去。明日，復遣送錢及香燭、刀子，度爲設會，神復同衆行道，受戒而去。廟巫夢神告曰：「吾已受戒于度法師矣，祭祀勿得烹宰。」由是廟薦蔬食。

江總攝山棲霞寺碑銘，又按神錄云：楚靳神祠在今臨沂縣。齊永明初，神詣法度上人受戒，自通曰靳尙，卽楚大夫之靈也。大同元年二月五日，神又現形，著菩薩巾，披袈裟，閒雅甚都，來入禪堂，請寺衆說法。

法苑珠林：齊瑯琊攝山有釋法度，黃龍人。少出家，游學北土，備綜衆經，而專以苦節成務。宋末，游于京師，高士齊郡明僧紹抗節人外，隱居琅瑯之攝山，挹度清卓，待以師友之禮。及亡，捨所居爲棲霞寺，請度居之。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，住者輒死；及後爲寺，猶多恐動。自度居之，羣妖皆息。經歲許間，忽有人馬鼓角之聲，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：「靳尙。」度前之，尙形甚都雅，羽衛亦嚴，致敬已，乃言：「弟子主有此山，七百餘年。神道有法，物不得干，前諸棲託，或非真正，故死病相繼，亦其命也。法師道德所歸，謹捨以奉給，并願受五戒，永結來緣。」度曰：「人神道殊，無庸相屈，且檀越血食祭祀，此最五戒所禁。」尙曰：「若備門徒，輒先去殺。」于是辭去。明日，度見一人送錢一萬、香燭、刀子，疏云：「弟子靳尙奉供。」至月十五日，度爲設會，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，受戒而去。

攝山廟巫夢神告曰：「吾已受戒于度法師，祠祀勿復殺戮。」由是廟祠薦止茶脯而已。度嘗動散，寢于地，見尙從外來，以手摩頭足而去；頃之復來，持一琉璃甌，甌中如水以奉度，味甘而冷，度所苦卽間。其徵感若此。齊竟陵王子



良、始安王等並遙恭以師敬，資給四事，六時無闕。以齊永元二年卒于山中，春秋六十四矣。〔三〕太平御覽

曹植與崔文始書：非江魚之不食，其所餌之者非也。〔四〕顧況攝山詩：已是傷離客，仍逢斬佞祠。王逸離騷

經序：離騷經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與楚同姓，仕于懷王，爲三閭大夫。同列大夫上官靳佞妬害其能，共譖毀之，王

乃疏屈原。原乃作離騷經，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，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。〔五〕吳世杰游棲霞記：登西峯，又行

數里至半山，半山土神祀楚臣靳佞。半山亭祠山神靳佞。

### 白雲菴〔二〕

林深老屋斜，日落山風大。一僧拾橡歸〔三〕，延客聽虛籟〔三〕。爲憶曾游人，迢迢白

雲外〔四〕。謂嶰谷、半查兩君。

#### 〔注釋〕

〔一〕攝山志：東爲白雲菴，疑卽白雲泉故地也。白雲菴，明徵君僧紹舊隱，宋侍郎張瓌讀書處。明末，張璠星于此

棲止。棲霞小志：自中峯澗而上，行林樾中，有菴焉，曰白雲，其地益敞，其山益聳，而其去嶺益邇。舊有老屋三楹，

一老僧獨居，題名徧滿壁上，日與蜘蛛網爲伍。近歲，僧自自然名正道者，乃始經營之，山水之趣，若有增而高深者。

戶外直與東峯相對，松風灑然，來于四壁。旁有密室，周圍覆以香杉，前闢員竇，日光內射，則來者身心澄澈，若在世

外矣。〔二〕晉書庾袞傳：與邑人入山拾橡。〔三〕元詩選張翥聽松軒爲丹丘杜高士作：虛籟還從樹底鳴。

〔四〕古詩紀隋孫萬壽遠戍江南寄京邑親友詩：登高視衿帶，鄉關白雲外。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# 留別棲霞寺久林禪師

幽尋不惜路歧遙，冷淡家風久寂寥。洞上禪燈今再續，山中浴鼓早相招。髮分艾色知同歲，手指松根話六朝。別後茫茫隔烟水，寄書何處附歸樵？師與予同壬申生。

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攝山志：紀映鍾覺浪盛禪師傳：雖嗣法洞宗，而五宗並譽。

指月錄：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，師自唐太宗末，

于新豐山接誘學徒，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，權開五位，善接三根，大闡一音，廣弘萬品。橫抽寶劍，剪諸見之稠林；妙叶弘通，截萬第之穿鑿。又得曹山，深明的旨，妙唱嘉猷，道合君臣，偏正回互，由是洞上玄風，播于天下，諸方宗匠，咸共推尊之曰「曹洞宗」。釋惠洪僧寶傳：天寧楷禪師傳洞上之風，大震西北。又贊曰：「宗門尙繼嗣，則若

依彷彿世典。禮，爲之後者爲之子，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，是也。」錢遵王初學集詩注：紫柏大師曰：「傳燈錄不續，

我慧命一大負。」〔二〕陸游飯昭覺寺抵暮乃歸詩：靜院春風傳浴鼓。〔三〕禮記：五十曰艾。疏：五十氣力已

衰，髮蒼白色如艾也。〔四〕攝山志：六朝松，相傳爲梁武帝手植，黛色蒼皮，亭亭如蓋，虬幹擎張，懸空飛翠。康

熙辛未七月廿三午後，雷雨大作，烈風震蕩，屋瓦傾搖；晚霽視之，則折其二幹矣。今惟一枝東向，如魯靈光巍然獨存。壬子歲，楚師曾有詩云：「只恐終龍化，風雷起混茫。」適符其讖。皮日休游棲霞寺詩：泉冷無三伏，松枯有

六朝。

次韻樊榭居士山中留別

釋界清久林

白雲紅葉隔城遙，日掩禪關臥寂寥。<sup>〔一〕</sup> 苔逕偶因高士埽，幽人不待野僧招。欣登峻嶺參千佛，笑看蒼松問六朝。此去金陵多勝蹟，新詩惠我寄山樵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宋詩鈔沈遼寄四明神智師詩：南城寺裏叩禪關。

自棲霞至金陵道中有梁始興王憺安成王秀吳平忠侯景墓石麒麟

麟墓碑猶存蔣王廟在鍾山之麓太平門外城下即後湖也得四

絕句<sup>〔二〕</sup>

巢鳥送客又飛還<sup>〔三〕</sup>，霜樹參差古路間<sup>〔四〕</sup>。偷得定林詩裏景<sup>〔五〕</sup>，蹇驢滿意看鍾山<sup>〔六〕</sup>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南史：梁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，文帝第十一子也。

安成康王秀，字彥達，文帝第七子也。

梁宗室傳：吳平侯

景字子照，梁武帝從父弟也。卒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忠。

上元縣志：梁始興王墓在清風鄉黃城村，去城三十里，

有神道碑。

梁安成康王墓在清風鄉甘家巷。

南史：夏侯璠、王僧孺、

劉孝綽各撰碑，可辨者乃劉孝綽也。

梁吳

平忠侯蕭景墓在清風鄉花林村，柱題「梁故侍中、中撫軍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吳平忠侯蕭公碑」。蔣忠烈廟，子文爲秣陵尉，遂盜至鍾山，死而靈異。吳大帝立廟孫陵岡，封爲中都侯，改鍾山曰蔣山。晉加相國，重爲立廟。劉宋初廢，後修復，封蔣王。齊進號蔣帝。南唐諡曰莊武，徐鉉撰廟碑。宋賜額惠烈。明復建廟于此，劉三吾記，易今額。康熙四十四年，聖祖仁皇帝賜御書「沛澤庇民」匾額。江南通志：江寧府自鍾山之麓，西抵覆舟山，建北門一，曰太平。鍾山在江寧府東北十五里朝陽門外，本名金陵山，漢秣陵尉蔣子文，吳爲立廟此山，因改爲蔣山。讀史方輿紀要：南京城，北曰太平門。上元縣志：後湖在太平門外，值古臺城之後，故名。初唐詩紀楊師道奉詔詠巢鳥詩：巢鳥刷羽儀。元詩選馬祖常出都詩：霜樹忽然紅。李壁王荆文公詩注：按定林有上下二寺，上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。按建康實錄，上定林寺，宋元嘉十六年，禪師竺法秀造，在下定林之後，乾道間，僧善鑑重建。下定林寺在蔣山寶公塔西北。按塔寺記，宋元嘉元年，又置下定林寺，東去縣一十五里。南史，何嗣入鍾山定林寺閱內典。齊東昏侯嘗至定林寺，有沙門老病不能去，命左右射之，百箭俱發。二事但云定林寺，不云上下。陳師道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詩：黃菊逢人滿意開。李壁王荆文公詩注：半山報寧禪寺，公故宅也。由東門至蔣山，此爲半道，故以半山爲名，其地亦名白塘。舊以地卑，積水爲患，公卜居，乃鑿渠決水，以通城河。元豐七年，公以病間，神宗遣國醫診視，旣愈，乃請以宅爲寺，因賜額爲報寧禪寺。寺西有培塿，乃荆公決渠積土之地。又按續建康志，半山寺卽公故宅也。再罷政，以使相判金陵，到任，卽納節固辭同平章事，改左僕射。未幾，又懇求宮觀，累表得會靈觀使，築第于白下門外，去城七里，去蔣山亦七里。平日乘一驢，從數童，游諸寺，欲入城則乘小舫，泛湖溝以行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。所居之地，四無人家，其宅僅蔽風雨，又不設垣牆，望之若逆旅之舍。有勸築垣，輒不答。元豐之末，公被疾，奏舍此宅爲寺，有旨賜名報寧。旣而疾愈，稅城中屋以居，不復造宅。父

老曰：今江寧縣治，後廢，惠民藥局，其地即公城中所稅之宅也。

避暑錄話：王荆公不耐靜坐，非臥即行。晚卜居

鍾山謝公白雲墩，自山居州城適相半，謂之半山。畜一驢，每食罷必一至鍾山，縱步山間，倦則即定林而睡，往往至日昃乃歸，率以爲常。有不及終往，亦必跨驢中道而還，未嘗已也。

讀史方輿紀要：上元縣，鍾山，縣東北十五里。

梁朝遺跡未銷磨，運去王侯可若何〔二〕？突兀田間牛礪角〔三〕，閱人誰似石麟多〔三〕？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羅隱武侯祠詩：運去英雄不自由。

〔三〕韓愈石鼓歌：牧童敲火牛礪角，誰肯著手爲摩挲？

〔三〕潘昂霄

金石例：秦漢以來，帝王陵寢，有石麟、辟邪、兕馬之屬。

景定建康志：梁始興王墓去城三十里。南史，梁始興王蕭

憺諡曰忠武，墓在清風鄉黃城村，有石麒麟及神道碑四，云「梁故侍中、司徒、驃騎將軍、始興忠武王之碑」。安成王

墓去城三十八里。梁安成王蕭秀字彥達，諡曰康，墓在清風鄉甘家巷，有石麒麟二、石柱一、神道碑二，題曰「梁故散

騎常侍、司空、安成康王之神道」。又南史云：佐史夏侯宜等表立墓碑誌，王僧孺、陸倕、劉孝綽、裴子野各製其文，欲

擇用之，而各稱實錄，遂並建于墓。今存者二，其一已磨滅，其一字畫間有可辨，乃孝綽文也。吳平忠侯墓去城三十

五里。南史，梁吳平忠侯蕭景字子照，諡曰忠，墓在清風鄉花林村之北，有石麒麟二、石柱一，題云「梁故侍中、中撫

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」。

暫憩吟鞍拜蔣王〔二〕，雲旗鬚髯護重岡〔三〕。不教廟額仍稱帝〔三〕，豈爲流聞望子香〔四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中州集鮮于溥春日做舊詩體詩：不妨花外駐吟鞍。

〔三〕楚辭：乘回風兮載雲旗。

〔三〕景定建康志：蔣

帝廟在蔣山之西北，去城一十二里。

〔四〕蔣子文傳：會稽鄞縣東野，有女子姓吳字望子，年十六，姿容可愛。其

鄉里有解歌舞神者，要之俱往，緣塘行半路，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。貴人乘船，手力十餘整頓，令人問望子欲何之，具以事對。貴人云：「我今正往彼，便可入船共去。」望子辭。既拜神坐，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，即蔣侯像也。問望子來何遲，因擲兩橘與之。數數形見，遂隆情好，心有所欲，輒空中下之。常思噉鱸，一雙鮮鯉隨心而至。望子芳香，流聞數里，頗有神驗，一邑共事奉。經三年，望子忽生外意，神便絕往來。

薄日殘雲黯欲晡，避人漁艇占枯蒲〔二〕。城根斷續明流水，不問心知是後湖〔三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晁補之詩：枯蒲靜寒水。

〔三〕名勝志：練湖一名後湖，唐李華有頌，其序略云：潤州藪曰練湖，幅員四十里，

菰蒲菱芡、龜魚鱸鱉，厭飫江淮，膏潤數州。

世說：謝中郎經曲阿後湖，問左右此是何水，答曰：「曲阿湖。」謝曰：

「故當淵注停著，納而不流。」

讀史方輿紀要：上元縣玄武湖在縣北太平門外，一名蔣陵湖，一名秣陵湖，亦曰後湖，

以在故臺城後也。湖周四十里，東西有溝，流入秦淮，灌田百餘頃，故桑泊也。

登清涼寺〔一〕寺爲李後主避暑宮。

石城山上寺〔二〕，云是李王宮〔三〕。路折三休至〔四〕，江橫萬里通。吳帆如鳥白〔五〕，楚

樹入雲紅〔六〕。竟日同吟眺，秋衣不耐風〔七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江南通志：清涼寺在江寧府西北、石城門內清涼山，吳順義中建，爲興教寺。南唐爲文益禪師道場，後主嘗留宿寺中，有「未能歸去宿龍宮」之句。宋太平興國間，改清涼廣惠寺，蘇軾嘗捨彌陀佛像于寺中，有詩。明洪武初，賜今額。左上爲清涼臺，俯視大江，卽南唐翠微亭舊址，登覽最勝。西偏爲善慶菴，幽潔高爽，莫愁湖朗然在目。寺舊有董羽畫龍，李後主八分書、李霄遠草書，時人目爲三絕。

〔二〕讀史方輿紀要：石頭城在縣西二里，有石頭山。圖經，石頭城在上元縣西四里。新修江寧府志：清涼山在上元清涼門內。此山古無所見，太平寰宇記云，石頭西南最高處，有吳峯。按此一帶之山，無加高于此山翠微亭處者，所謂吳峯，當卽此。然則此山固卽石頭山矣。宋人于此改建清涼廣惠寺；至明，山乃析爲二山，其實不在石頭之外。

〔三〕景定建康志：舊傳此寺嘗爲李氏避暑宮，寺中有德慶堂，今法堂前舊基是也。後主嘗留宿寺中。

〔四〕賈誼新書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，臺甚高，三休乃至。

〔五〕范成大望海亭賦：吳帆越檣，飛上空碧。

〔六〕元詩選初集范梈饒國吳氏晚香堂詩：楚樹落清曉。

〔七〕黃庭堅和邢惇夫秋懷詩：未能疎團扇，頗復製秋衣。

宋書王徽傳：頭不耐風，故不可扶曳。

秦淮懷古四首〔一〕

佳麗江山入暮秋〔二〕，秦淮從古擅風流。殘陽半隔烏衣巷〔三〕，綠水斜通白鷺洲〔四〕。事去興平空拜爵〔五〕，天亡歸命不成侯〔六〕。當年大有傷時語，一曲清歌在漏舟〔七〕。

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山謙之丹陽記：始皇鑿金陵，斷方山爲瀆，令淮水貫城中，入大江，謂之秦淮。許高建康實錄：秦始皇三十六年，東巡自江乘渡，望氣者云，五百年後，金陵有天子氣。因鑿鍾阜，斷金陵長隴以流，至今呼爲秦淮。〔三〕謝

眺鼓吹曲：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。

〔三〕方輿勝覽：烏衣巷在秦淮南，去朱雀橋不遠。

江南通志：烏衣巷在

江寧縣秦淮南，近朱雀橋。晉南渡，王導、謝安居此巷。

〔四〕江南通志：白鷺洲在江寧府西三里，與新林浦相對。

建康志云，秦淮源出句容，溧水兩山間，合流至建康之左，分爲二支，一支入城，一支繞城外，共夾一洲曰白鷺，太白所謂「一水中分白鷺洲」者也。讀史方輿紀要：江寧縣白鷺洲，縣西南江中，南直新林浦。〔五〕三藩紀事本末：

福王僭立，命總兵高傑爲興平伯。傑本闖賊部將，竊自成妻邢氏來歸。福王設鎮淮上，傑至，以瓜州予傑，積功至總

兵。十月，聞自成敗還陝西，傑即率兵進至河南，爲總兵許定國所殺。〔六〕吳志孫皓傳：太康元年四月甲申，詔

曰：「孫皓窮迫歸降，前詔待之以不死，今皓垂至，意猶愍之，其賜號爲歸命侯。」郝經續後漢書孫皓傳：晉太康元年

正月壬申，王濬至建業，皓面縛銜璧輿櫬詣濬降。夏四月甲申，詔曰：「孫皓窮迫歸降，前詔待之以不死，今皓垂至，意

猶愍之，其賜皓爲歸命侯。」〔七〕陳子龍忠裕公集：清歌漏舟之中，痛飲焚屋之下。

回首中原接戰塵，但誇天塹渡無因〔二〕。阿誰肯墮新亭淚〔三〕？有客猶尋舊院春〔三〕。

會冠蓮臺王學士〔四〕，名喧桃葉顧夫人〔五〕。蛾眉前後皆奇絕〔六〕，莫怪羣公欠致身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三藩紀事本末：順治二年五月八日，大兵抵江濟。九日昧爽，煙霧蔽江，乃縛芻置木棧上，順流而下，以給京口兵，而大軍潛從龍潭竹哨渡。十日，馬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。十一日，都城陷。識小錄：福王之立，實定策于淮

南，是時馬相方爲淮撫也。危迫之際，得一天潢，豈容更有異議？史相遂不敢違，然而非其志也。卽位之後，馬居中，史出督，大事已去矣。史盡力支梧，歿于揚州，累疏哀號請兵餉，馬漠然不應，方以爲長江天塹，不能飛渡。其上游左良玉之兵請除君側者，盡以其擔付之，阮大鍼亦以爲無奈我何也。

〔三〕世說言語篇：過江人士，每至暇日，相邀出新亭飲宴，周顛中座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山之異！」皆相視流涕，惟王導愀然變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！」衆收淚而謝之。

新修江寧府志：新亭一曰中興亭。世說：過江諸人，暇日輒至新亭，周侯顛當座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！」王丞相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何至作楚囚對泣耶！」詳見

新亭壘，徐勉、謝朓有詩。〔三〕板橋雜記：舊院人稱曲中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，妓家鱗次比屋而居，屋

宇精潔，花木蕭疎，迥非塵境。江寧府志：舊院址在東花園之右，一河爲界，建長板橋以通行人。後橋廢，兩旁築

石埂，名曰石壩街，今與東園皆成菜圃，土人猶稱東花園。明初，樂戶統于教坊司，有官主之。〔四〕曹大章蓮臺

仙會品：隆、嘉間，嘗結客秦淮，有蓮臺之會。同游者，毘陵吳伯高、玉峯梁伯龍諸先輩，俱擅才調，品藻諸姬，一時之

盛，嗣後絕響。女學士王賽玉，小字儒卿，名玉兒，行六。靜志居詩話：隆、萬以來，冶游漸盛。浙有沈水部某，託

名冰華梅史，以北京東西院妓郝筠等四十人，配作葉子牌。金沙曹編修大章立蓮臺新會，以南曲妓王賽玉等一十四

人，比諸進士榜，一時詞客，各狎所知，假手作詩詞曲子，以長其聲價。〔五〕方輿勝覽：桃葉渡一名南浦渡。金陵

覽古，在秦淮口。江南通志：桃葉渡在江寧縣秦淮、青谿合流處。板橋雜記：顧媚字眉生，又名眉，莊嚴倩雅，風

度超羣，鬢髮如雲，桃花滿面，弓彎纖小，腰肢輕亞。通文史，善畫蘭，追步馬守真，而姿容勝之，時推爲南曲第一，家

有眉樓。是時江南綺靡，文酒之宴，紅妝與烏巾、紫袍相間，座無眉娘不樂，而尤豔顧家廚食品，以故設筵眉樓者無

虛日。未幾，歸合肥龔尙書芝麓。尙書雄豪蓋代，視金玉如泥沙，得眉佐之，益輕財憐才下士，名譽盛于往時，有求

尙書詩文及畫蘭者，縑箋動盈篋笥，畫欸所書「橫波夫人」者也。  
〔六〕姜夔吳興感遇琵琶仙詞：歌扇輕約飛花，蛾眉正奇絕。

南都近事鬪妍華〔一〕，北里妝成勝若耶〔二〕。妙妓新裙吟蛺蝶〔三〕，君王特敕問蝦蟆〔四〕。  
匆匆時節爭鉤黨〔五〕，草草兵戈散內家。贏得渡頭殘柳在，瘦腰無力倚風斜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樂府詩集鮑照採菱歌：悵怨值妍華。

〔二〕孫棨北里志：平康里入北里，諸妓所居。

嘉泰會稽志：西施石

在若耶溪，一名西子浣紗石。唐王軒詩云：嶺上千峯碧，江邊細草春。今逢浣紗石，不見浣紗人。宋之問詩云：越女顏如花，越王聞浣紗。國微不自寵，獻作吳宮娃。一行霸勾踐，再笑傾夫差。一朝還舊郡，豔妝驚若耶。

古詩紀張華輕薄篇：妙妓絕陽阿。

樂府詩集梁簡文帝江南思：江南有妙妓。

〔四〕晉書惠帝紀：帝嘗在華林園

聞蝦蟆聲，問左右曰：「此鳴者爲官乎，私乎？」或對曰：「在官地爲官，在私地爲私。」

〔五〕後漢書靈帝紀：制詔州

郡，大舉鉤黨。

東觀漢記：故太僕杜密，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。尙書白下本州考治，時上年十三，問諸常侍

曰：「何謂鉤黨？」諸常侍對曰：「鉤黨人卽黨人也。」卽可其奏。

女牆東畔足流連，只少劉郎好句傳〔一〕。長板橋空餘舊月〔二〕，回光寺古賸寒烟〔三〕。荒  
畦盡種瓢兒菜〔四〕，樂府新停燕子箋〔五〕。聞道樵童閒換酒〔六〕，井中淘得墜金鈿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唐詩紀事劉禹錫詩：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。樂天掉頭苦吟，

歎賞良久，曰：石頭詩曰「潮打空城寂寞迴」，吾知後之詩人，不復措辭矣。

長板橋爲最勝，今院址爲菜圃，獨板橋尙存。

寺夾之，中山東花園亘其前，秦淮朱雀桁遶其後。

間荆。明永樂間，有迴光大士自西域至重建，故名。

蔬，郡城特產也。或取其種植于他邑，則味變而質麤矣。

憩呈劍堂，指示余曰：「此阮懷寧度曲處也。阮避人于此山，與狎客飲，以三鼓爲節。客倦罷去，阮挑燈作傳奇，達旦

不寢以爲常。燕子箋、雙金榜、獅子賺諸傳奇，皆成于此。」

劇，問能度曲否，大鍼卽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。

### 宿長干寺僧房〔二〕

閒房晏坐處，幽絕到何曾。小徂因耽靜〔三〕，清談嬾對僧。香焚石上月，塔禮樹間燈〔三〕。

此地秋堪餞，吟成秋卷稜。

#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江南通志：大報恩寺在江寧府城南聚寶門外古長干里。吳赤烏間，康僧會致舍利，吳大帝建寺及塔。晉太元九

年，劉薩訶于越王城望氣，得舍利于此，建長干寺。梁武帝發塔下舍利及爪髮，髮青紺色，帝命復修塔瘞之。南唐

時，寺廢爲營廬。久之，舍利數見感應，宋祥符中，釋可政表具狀，復建寺賜塔，號聖感舍利寶塔。天禧二年，改爲天

禧寺。明永樂十年，敕建塔九級，賜名大報恩寺，御製碑記。塔高百餘尺，皆五色琉璃，頂冠黃金，照耀雲日，江山城

郭，悉在憑眺中。篝燈百二十有八，居民點炷無虛夜，數十里風鐸相聞，星光的爍。明嘉靖間，大殿燬，惟塔存。國朝康熙三年重修，聖祖南巡，駕嘗幸塔之最高頂。

〔二〕張雲璈選學膠言：司馬相如子虛賦「微飢受詘」。郭璞曰：「飢，疲極也。」雲璈案，「飢」與「極」音義正同。

世說言語篇：顧和謁王導，導小極，對之疲睡。

〔三〕姚姬傳江

寧府志：吳赤烏間，天竺國人康僧會東游至建業，言阿育王役鬼神起塔事，吳大帝詰難之，乃禮請三七日，得舍利，始大嗟服，即爲建阿育王塔，號建初寺，言江南初建塔寺之始也。因名其地爲佛陀里，後孫皓毀廢。事見高僧傳。

金陵梵刹志：報恩寺浮圖高百餘丈，直插霄漢，五色琉璃合成，頂冠以黃金寶珠，照耀雲日。夜篝燈百二十有八，如火龍騰焰數十里，風鐸相聞數里，羣山大江、都城宮闕，悉在憑眺中。

## 歸舟江行望燕子磯作〔二〕

石勢渾如掠水飛，漁罾絕壁挂清暉。俯江亭上何人坐〔三〕，看我扁舟望翠微。

【注釋】

〔二〕江南通志：燕子磯在上元界觀音門外，磴道曲盤而上，丹崖翠壁，凌江欲飛。絕頂有亭，能攬江天之勝。

〔三〕上元縣志：燕子磯在觀音口東北，巉石疊起，直出波間，三面斗絕，勢若飛動，故名。往時夏秋江漲，水勢奔激磯下，不風而濤，號稱鉅險。邇來洲渚環生，磯入內地，無復峻險，而奇觀自在。上有俯江亭，能攬江天之勝。

# 洪熙古刺水歌同全謝山作

銅罐上刻云：「洪熙元年，熬造古刺水一罐，淨重八兩，

罐重三觔。」

哀牢九隆漢所開<sup>(一)</sup>，唐代六詔爭喧<sup>(二)</sup>。玉斧畫河段氏立<sup>(三)</sup>，阿蓋殉節梁王摧<sup>(四)</sup>。  
濠梁真人設郡縣<sup>(五)</sup>，炎徼西南俱革面<sup>(六)</sup>。分司古刺始羈縻<sup>(七)</sup>，永樂四年，大古刺土酋潑地那浪入  
貢，立宣慰司，又立小古刺長官司。貢琛莽怕旋來見。洪熙元年，底馬撒宣慰司署古刺司妹塔跌倒莽怕入貢。取  
寶船回恤遠夷<sup>(八)</sup>，萬方輻輳仁宗時<sup>(九)</sup>。此香不減芬陀味<sup>(一〇)</sup>，此水應超蘇合池<sup>(一一)</sup>。甲煎  
百和花盈缶，六一泥封篝火後<sup>(一二)</sup>。斑衣染麝鏤耳會<sup>(一三)</sup>，珠絡挈餅馬郎婦<sup>(一四)</sup>。熬成細字  
鐫青銅，進入春風生六宮。一灑羅衣長不滅<sup>(一五)</sup>，氤氳願與君恩終。可憐債帥如香尉<sup>(一六)</sup>，  
購得朱門媚權貴。分宜遺臭塞兩儀<sup>(一七)</sup>，當時壓倒龍涎氣<sup>(一八)</sup>。籍沒嚴氏，有洪熙、宣德古刺水十三  
罐。枕頂餘芳世廟修<sup>(一九)</sup>，御衣小炷純皇留<sup>(二〇)</sup>。南都譜記春橋廟，助戚方傳恭順侯<sup>(二一)</sup>。華  
胥舊事無人識，流落江南并江北。金仙鉛淚一函中，夢破香銷彈不得。

## 【注釋】

(一)後漢書西南夷傳：哀牢夷者，其先有婦人名沙壹，居於牢山。嘗捕魚水中，觸沈木若有所感，因懷妊十月，產子男十人。後沈木化爲龍，出水上。沙壹忽聞龍語曰：「若爲我生子，今悉何在？」九子見龍驚走，獨小子不能去，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背龍而坐，龍因舐之。其母烏語，謂背爲「九」，謂坐爲「隆」，因名子曰九隆。

〔三〕唐書：南詔蠻本烏蠻別種，姓

蒙氏。蠻謂王爲「詔」，自言哀牢之後代，居蒙舍州爲渠帥，在漢永昌故郡東、姚州之西。其先渠帥有六，自號「六詔」，兵力相埒，各有君長，無統帥。蜀時，爲諸葛亮所征，皆臣服之。開元初，皮邏閣立，二十六年，詔封越國公，賜

名歸義。其後破洱河蠻，以功敕授雲南王。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賂，奏六詔合爲一詔。楊慎滇載記：滇域未通

中國之先，有低牟直者，居永昌哀牢之山麓，有婦曰沙壹，浣絮水中，觸沈木若有感，是生九男，曰九隆族。種類滋

長，支裔曼衍，竊據土地，散居溪谷，分爲九十九部。其渠酋有六，各號爲「詔」，夷語謂詔爲王。其一曰蒙舍詔，其二

曰浪施詔，其三曰鄧臉詔，其四曰施浪詔，其五曰摩步詔，其六曰蒙雋詔，兵埒不能相君長。至漢有仁果時，九隆八

族之四世孫也。強大，居昆彌川，傳十七世至龍祐那。當蜀漢建興三年，諸葛武侯南征雍顛，師次白崖川，獲顛斬

之，封龍祐那爲酋長，賜姓張氏，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，子白崖。諸夷慕武侯之德，漸去山林，徙居平地，建城邑，

務農桑，諸部于是始有姓氏。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，遜位於蒙氏，攷其時蓋唐世也。又蒙氏始興曰細奴

羅，九隆五族牟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。耕于巍山之麓，數有神異，孳牧繁息，部衆日盛，代張氏立，國號曰封民。蒙

氏僞稱南詔，實唐貞觀二年也。又皮邏閣之立，當玄宗開元十六年，受唐册封爲雲南王，賜名歸義，於是南詔浸強

大，而五詔微弱，皮邏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，建松明爲樓，以會五詔。宴醉後，皮邏閣伴下樓擊鼓，舉火焚樓，

五詔遂滅。閣賂劍南節度使，求合五詔爲一，朝廷許之，于是盡有雲南之地，因破吐蕃，卒爲邊患，不可復制。

〔三〕楊慎滇載記：段氏之先，武威郡人，有名儉魏者，佐蒙氏有功，賜名忠國，擢清平官。六傳而生思平，傳子思英，

立未幾死。國人立其叔思良，思良傳子思聰，思聰傳子素順。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，時王全斌旣平蜀，欲因兵

威取滇，以圖進于上。太祖鑒唐之禍，基于南詔，以玉斧畫大渡河曰：「此外非吾有也。」由是雲南二百年不通中國，



段氏得以脫臨焚燹以長世焉。

續文獻通考：宋太祖時，王全斌既平蜀，欲乘兵威取滇，以圖進于上。太祖鑒唐之

禍，基于南詔，以玉斧畫大渡河曰：「此外非吾有也。」由是雲南二百年不通中國。皇祐中，廣西儂智高掠廣州，敗走

大理，狄青募死士往求之。會智高死于大理，函其首至京師，段氏至是始聞于中國。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

主，歷三百五十年。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，得五城、八府、蠻郡三十有七，設大理府，仍錄段氏子孫，世守其土。

〔四〕列朝詩集小傳：元季，梁王把都鎮雲南，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來攻，大理總管段功擊退之。王深德功，以女阿蓋

妻之。功威望大著，王忌而誘殺之，阿蓋欲自盡，不得死，乃作愁憤詩。田汝成炎微紀聞：至元五年，以王子忽哥

赤爲梁王，都善闡，今之雲南府是也。至大德間，中原板蕩，梁王與段氏有隙。至正二十三年，明玉珍僭號于蜀，將

紅巾三萬攻雲南，梁王走威楚，諸部悉亂。大理宣慰司段功以兵擊明玉珍，敗之，梁王深德段功，以女阿蓋主妻之，

奏授功雲南省平章。功自是威望大著，而梁王曲意承奉，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。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一章促之

曰：「風捲殘雲，九霄冉冉逐。龍池無偶，水雲一片，綠寂寞。倚幃屏，春雨紛紛促。蜀錦半閒，鴛鴦□□宿。好語我

將軍，只恐樂極悲生冤鬼哭。」功得書既歸，已而復往善闡，梁人私語梁王曰：「段郎復來，將吞金馬，嚙碧雞矣。」梁王

疑之，密召阿蓋主付孔雀膽一枚，令乘便毒殺功。主不忍，夜私與功曰：「我父忌阿奴，願與阿奴西歸。」因出毒具示

之，功曰：「我有大造于爾家，爾父待我甚厚，何得有此？」主再三言，終不聽。明日，梁王邀功東寺演梵，令番將格殺

之。主聞變失聲哭，曰：「阿奴不聽吾言，果有今日，阿奴雖死，奴不負信黃泉也。」欲自盡。梁王守衛萬方，主愁憤作詩

曰：「吾家住在雁門深，一片閒雲到滇海。心懸明月照青天，青天不語今三載。欲隨明月到蒼山，誤我一生踏裏彩。」胡

錦被名。吐嚕吐嚕段阿奴，（吐嚕，華言可惜也。）施宗施秀同奴夕。雲片波潏不見人，押不蘆花顏色改。（押不蘆，乃

北方起死回生草。）肉屏獨坐細思量，（肉屏，駱駝背。）西山鐵立霜瀟灑。」（鐵立，松林也。）而功之子寶奴、僧奴恆不

北方起死回生草。肉屏獨坐細思量，（肉屏，駱駝背。）西山鐵立霜瀟灑。」（鐵立，松林也。）而功之子寶奴、僧奴恆不